

小小说

## 礼物

■张弛

在晓慧的内心里深处，有一件事，如一根刺，越长越尖利，日渐成为她心底的隐痛。

2009年秋，晓慧和同事一行十余人休假到四川阿坝、九寨沟等地旅行，这一日在九寨沟县城安营扎寨，观赏异地风光，体味风俗人情，顺便选购些当地特色产品。

对晓慧来说，每次出门，为朋友和家人购买礼物已成为习惯，譬如当地的知名工艺品、新奇的服饰物件、特色小吃等，都力所能及的买些回来送给大家，力求周到而节俭。如今在这远离家乡的异地，在一处处专门接待外来游客的大型商场，晓慧兴奋地如嗅到猎物的猎犬，一心想着给朋友和家人“淘”点有意义的礼物。

一行人逛着逛着，被一种名叫“天珠”的小石子吸引，天珠石据说与新疆的和田玉、云南的翡翠、内蒙的巴林石一样负有盛名。天珠石形状颜色各异，品质优劣不一，根据商家的介绍和同行的对此颇有了解的同事的意见，大家挑选出几串据说是正宗“老珠”的九眼天珠石手链，价钱也相对较高，一行人费尽口舌讲到五百块钱。那个

年代的几百元不算个小数目，人们普遍不富裕，晓慧也是，看着这几串挑出来的古朴而不失精美的天珠石手链爱不释手，但又犯了难，谁能担得起这在当时看来比较昂贵的礼物呢？那一瞬间，晓慧想到了母亲，母亲很喜欢小饰品，而且到现在母亲还没有一件像样的首饰和饰品，如果买给母亲她该是多么欢喜呀。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晓慧又想到了此时自己正有事相求的一位女领导，她思前想后，觉得钱应该花在刀刃上，还是买给女领导吧。她从仅剩的两串手链里精心挑了一串，盯着老板包装好，付了五百元钱。之后，她又转着买了些当地售卖较多的围巾、披肩、水晶手链项链、牛角梳等物美价廉的小物品，分别带给朋友和家人。

十余天的旅行结束，晓慧满载而归，将领导和朋友们的礼物送出后，她来到父母家，父母亲和兄弟姐妹等一大家人已围坐一起，满怀兴趣地看着晓慧一件件把礼物拿出来，然后分发给众人，围巾给了妹妹，水晶手链给了侄女，项链给了弟媳，兄

弟们每人一把牛角梳子……大家喜滋滋地把玩着这些小东西，屋里洋溢着欢乐的氛围。晓慧无意间抬头，看到围坐在一起的父母欢喜而艳羡的神情，父母是唯一没得到礼物的人，晓慧之前出门带给大家的礼物也都没有父母的份，“他们年龄大了，不需要这些”“父母是最亲近的人，不会挑儿女的理”，晓慧一惯这样认为，就连父母自己都觉得不需要那些身外之物，没有礼物是理所应当的吧，因为看得出来，父母丝毫没有在意大家人的礼物里唯独没有他们二老的，看着大家高兴，他们也那么开心，所以晓慧从未多想，根本不以为意。“四十岁之前的人是不会给父母买礼物的，宁可给朋友、为同事、为兄弟姐妹买，也不会想到父母；友情、爱情、手足情……一切感情都胜过与父母的亲情”，这是多年后晓慧的“领悟”。

光阴一年年流逝，晓慧由三十多岁渐渐到四十不惑、再到年近半百，时光的飞逝、岁月的磨炼，让她越来越感到父母的重要、亲情的宝贵。近几年来，晓慧每逢出

门，在带给朋友和家人礼物的同时，也精心地为父母选上一份，甚至有的时候不为朋友和家人带礼物时，也会为父母买一份，这时晓慧才发现，父母是需要礼物的，是在意这个的，从他们满脸满眼的欢喜和不停地问东问西里看得出来！尤其是爱炫耀的老爸总是逢人便讲。去九寨沟那年回来在父母家分发礼物的事情早已过去，可当时的情形却不由自主地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晓慧脑海中，父母亲那艳羡的眼神仿佛一根嵌入手指的小刺，年复一年的生长，长成一柄扎入她心底、扎入她五脏六腑的利刃，扎得她疼痛不已，成为她后来任是为父母买多少礼物都弥补不了的伤痛。这种伤痛折磨着她，使她每想起就后悔，要是当时多买一串天珠石手链多好啊，戴在母亲的手腕上，她老人家该是多么地欢喜。甚至很多次她有去领导那换回那串手链的冲动，回想领导看到小盒子里手链漠然的表情和那声淡淡的“谢谢”就知道，领导并未看重自己的心意，或许早已转手送给了别人，但对母亲来说却会如获至宝。而且，好歹为父母买点别的也行啊……，晓慧的肠子悔成了一寸一寸。

做儿女的总是明白的太晚，纵使后来加倍补偿，可那些年的忽略和漠视仍会沉淀在儿女的脑海里，变成一根刺并渐渐成为不可愈合的顽疾，让多年以后的儿女意识到自己当时是多么的混！晓慧的这根刺，有生之年，还能拔除吗？

散文

## 回望高中

■张玉丽

考个好高中，即使老末也成功。这话诚不欺人。我初升高因八分之差与经棚一中绝缘。土城子高中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其实我非聪明人，只是把别人玩耍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。所以勉强在班级的前几名徘徊，再加上成绩的，都陆续转到了一中。割倒蒿子显出狼，我这个充其量算是经棚一中的渣子生，成了土城子中学的上等生。

那个年代，出门基本靠走，联络基本靠吼（为了少跑路，捎信的人都站坡梁上喊，然后原路返回）。从上头地到土城子，没有直达班车，我去学校坐的是我叔伯哥哥连襟的毛驴车。清晨最早出发，不吃早饭，颠颠簸簸一整天，直至万家灯火，我们才到达目的地。

那时的土城子高中，真的很“土”。教室是唯一的砖瓦房，地面仍然改变不了泥土地的命运。值日生每次都是在没有杀伤力的“硝磺”里奋战，直到一桶水花里胡哨地淋在地上，尘埃埃在桌面、书本上落定，不愿当吸尘器的同学们才陆续回到教室，砰砰乓乓地一阵敲打，教室内又一次狼烟四起。

操场也是土地儿的，只在跑到边缘栽着椭圆形的砖，以区别其他土地儿。

宿舍是土坯房，可能是靠尺没有靠好，窗户像人的洼达脸儿陷进去，窗台下边又像孕妇的肚子外凸着。宿舍的门插销，更不靠谱，小女生也能一膀子扳开。

露天厕所离教室和宿舍都很远。反正，如果闹肚子，是憋了几帽子汗才能到达的地儿。露天的自然无法防“狼”。有一次我单独去厕所，无意中发头冲上的半颗脑袋，吓得我“嗷”地一嗓子蹦了起来，一袋屎全撒到了裤兜里……但这事只能跟女生说，谁会把这种尴尬的事说给爱抱打不平的男生。

那时同学们都会苦中作乐，也能同甘共苦。

一个咸疙瘩能吃出牛肉干的氛围。把咸疙瘩切成若干片，放在炉子上煲一煲，满屋子咸疙瘩味儿让人直咽口水，吃到嘴里比吃牛肉干还香。没有零食，莜面炒面也能当饼干一样分享，你一口我一口地干吨，有时候吃得鼻子嘴巴上都是，一抬头发现大家都盯着自己痴痴笑，把持不住，一口干炒面喷了出来，大家都像进了面粉加工厂一样。

冬天，教室和宿舍都点煤炉子取暖。如果煤块湿，再加上风向不对，炉子呼呼地倒烟，大家不得不开窗一小时就敞开门窗，或者干脆跑到室外接受寒风洗礼。倘若天晴煤燥，炉子烧得拐脖子都红了，炉子前后学生的衣裤，烤得炕席底烙糊的打隔柏片子味儿。没办法，趁老师不在，离炉子远的和离炉子近的学生，自行调换座位，毕竟长时间挨烤缺氧和长时间挨冻都不好受。可是，大家仍然愿意把座位换到炉子根儿，因为炉子烧得遍体通红的几率很少。

杨国凤同学爱写诗歌，也爱分享美食。她是家里的老疙瘩，家人都偏爱她。她远在赤峰的二大爷每次回家都顺路到土城子高中看她，还要送些好吃的。她不吝分享，低年级的小学妹巴巴地“大姐，大姐”的叫个不停。从此，她也成了我们这届学生的“官大姐”。

与她相比，同住一个村的陶国华同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尽管他每天第一个起床，甚至摸黑儿穿了“差伙伴”鞋去教室苦读，因为家里供不起书，高中没有毕业就独自骑着自行车，驮着行李回到了新井老家。送他走时，我们都哭了。但是上帝为他开了一扇窗。如今，他富甲一方，已是关东车村的父母官。

其实，我们那时候学习都很刻苦，一个追着一个看谁起床更早，所以睡眠严重不足，只有钟秀杰同学深谙靠时间与学习效率不成正比，她总是坐在床沿上，苦着脸絮叨：“哎呀，我咋睡不着觉呀！”

吕向华同学也是注重学习效率的人，她是我们宿舍的“懒虫”，可学习成绩却是最好的。她提供的免费饭菜，让我们吃出了节日的仪式感。土城子镇太平庄离校不算远，周末她可以回家，带些白菜或菜或者捞棵酸菜，再擦一碗荞面，回到宿舍，同舍的人就像过了一回年。尽管没有放一滴油，用饭盆咕嘟出来的咸菜或酸菜，就是一顿香喷喷的熟食，再就着捻成五花八门的荞面猫耳朵吃，就是冬天晚自习后丰盛的宵夜，大家吃得汗鼻子流水儿，心满意足。

土城子地区是小米的故乡。小米捞干饭成为学校的主打伙食。米搁得时间长了，就会生一种小白虫，大师傅没有时间挑虫子的，虫和米一起下锅。“当！当！当！”下课铃声一响，值日生拎着雪花铁盆、八杓，纷纷到食堂排队打饭。抬回宿舍再一勺勺地分餐。那隐藏在米饭里的小白虫，成了减食神器，令大家胃口全无，尤其用汤一泡，白色的小虫子就飘浮起来，不饿个眼睛发蓝，肯定难以咽下。

最开心的要数一周一次的吃馒头了，弱不禁风的小女生都要预定五斤面的馒头。一顿肯定吃不完，而是在厨房捞小米干饭的日子里，不再吃裹挟着小白虫儿的米饭，用米汤泡凉馒头吃，远比热气腾腾的夹馍饭有胃口。只是打饭的时候苦了值日生，一趟趟超起抬回来一大盆上了尖儿的馒头，分到自己时，如果“打粮了”还得算到自己头上。有时候馒头不熟，甩到墙上都掉不下来，几个男生甚至把不熟或不匀没揉匀碱同夹心巧克力的馒头，放在校长信箱上，以示抗议。现在想来，馒头质量打折，并不是大师傅的过错，毕竟每个学生定二十五个馒头的量，光靠手揉，大师傅肯定累得胳膊抽筋。

生活的磨砺，让每个人都记住了那段难忘的光阴，也记住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老师，比如，耿直负责的李炳果老师，他课堂上的口头禅是：“你们都往前看！往我这看！”他非常怕拖堂，可是一不小心就拖了堂，匆匆离去时，动不动就把板擦给收拾走了，走半路后再急匆匆地送回来。不苟言笑的谢云东老师，他经常督促学生赶紧还他垫付的粮票钱，甚至“威胁”说：“不给我，上你们家要去！”恨铁不成钢的“王”立新老师，他的谆谆教诲是：“你们看人家姜振勇，背单词背得脑瓜门儿冒汗！你们用他一半的功，英语成绩我就不信上不去！”慢条斯理讲课的王文艺老师，他的独创“教学方法”就是让学生登台讲课，还让学生带头诵读课文，因为读课本的学生把“白洋淀”，读错了成“白羊淀”而被男生调侃：“一只小船‘嗖’地插进了白洋淀……”还有未见其人其其肚的赵树祥老师，西装革履、俊逸洒脱的冯国金老师，惩罚犯错误的学生时，盯着同学们脊背发凉的姜宏民老师，严谨认真一节课至少说上百个“这个”“那么”的韩忠民老师……

读个普通高中，发奋努力也稀松。纵使使我们每天十一二点就寝，四点多起床，但高考时，我们那届文科班“剃了秃儿”，好在理科班的施向东、周小光两名同学考到了赤峰师专，让我们着实骄傲了一把。虽败犹荣，我们在土城子高中收获了同学生涯，还有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难忘的生活点滴。

散文

## 守望馨宁

(外一篇)

■薛艳明

疲于奔波，荒漠了心田的修葺。假日与友小聚，微醉，倾心相叙。多嘴多舌的我终于老老实实的做了回听众，缘由很简单，感动，有很多人，有很多事让我感动。

倾听你娓娓叙来，从单位到家庭，从过去到现在。平凡的往事，朴实的情感。这是个有点感伤而又不乏优美的故事。

故事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中学校园，走进校门挺拔的杨树立于围墙四周，高耸屹立，微风吹来，沙沙细语：“离开我们这么久了，看我们长高了吗？”穿越整齐的操场，步入花间小路。这一畦绿草茵茵，那一畦石竹花争艳，白如雪，红似火，蝶飞蜂舞。再瞧那出落的更标志的丁香花儿，缕缕幽香扑鼻而来，亲吻着你的脸颊，似醉如痴。办公室前那片绿绿的卷心菜，已合抱成大大的团，是师生汗水浇灌的结晶，丰收了，手捧换回的文具，笑甜了孩子们的脸。快看，是什么惹了我们的眼，不能离开，是那架上串串红红的小柿子，红果衬绿叶，馋坏了孩子们，快摘一盆来，洗后分食，甜醉了师生的心。

漫步教室外，书声琅琅，如你依然在，三尺讲台，留下你深深的足迹，一方黑板还有那待解的方程式，一副眼镜，一支粉笔，开阔了多少求知若渴的眼睛。桃花依旧笑春风，不见故人来。最想你的不仅是孩子们，还有这寄着深情花、草、木。

爱校如家，爱家至切。蒙上大大的暖棚，种上一棚黄瓜，条条根根，早早的缀满架，东邻西舍也沾着喜悦，尽管主人不在家，可没关系，吃多少，摘多少，称多少，一笔良心账，回收的不仅是成本，更多的是对主人的回报吧。邀来亲朋好友，大盘盛菜，大碗喝酒，人不醉不归。夏夜小院纳凉，与妻对坐，踌躇凝望，一个小小的玩笑，爱意流淌心间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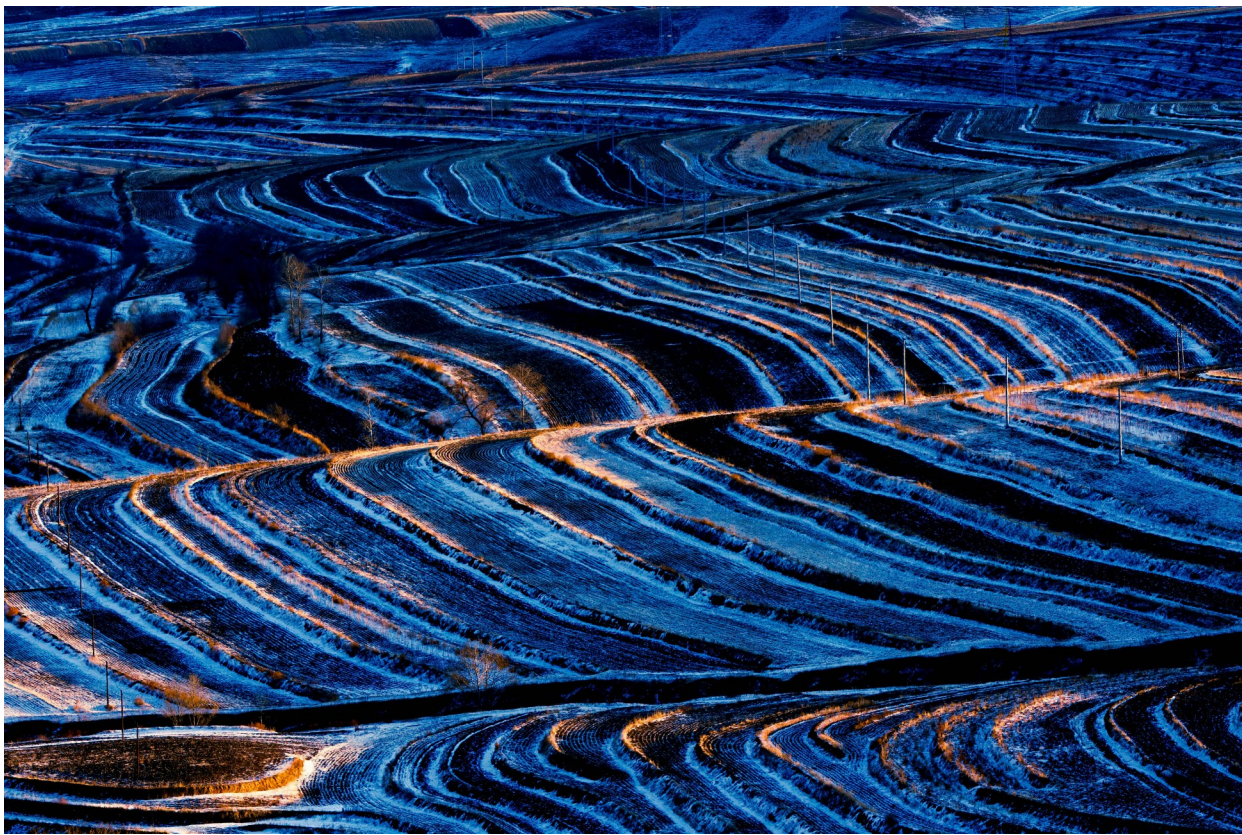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叙述到此变得气氛沉闷，大病初愈的妻子独撑一个小店，年迈多病的二老托管着两个可爱的孩子，你一人生活打拼在单位，周末离家太远，也不能每周都回家，同事相邀家里做客，不难看出同事儿子的一曲《花好月圆》带给你的不仅是羡慕，更多的是自责，家有病人的原因吧，没有给儿子们创造如此的培养才能的环境。这又是父爱的淋漓表达吧。

大难临头，没能压折你的腰，灾来难过，你的路依旧艰辛，也没压垮你的肩。亲人难聚，没能锁去你的微笑。一线移情牵万里，温暖的话语关爱着每一个亲人，爱不曾远走。

笑对人生，不失幽默，不少坦然。因为你相信曙光就在前方，人生之母依然倔强的前进，任凭雨打风吹，不偏不离，雨后那最美的彩虹应为你而现。

## 若菊

酒很烈，冲不淡惆怅；茶很浓，抛不开忧伤。我听见回声，来自熟悉，不断的陌生再陌生；我看见背影，去的决然，逝去的必不再返。我生在静美的秋日，惟愿若菊，凌晨孤赏，静看它花入丛，频频深陷风霜雨雪中的感动；总有一种回忆，充盈一路的孤寂；总有一种感动，平和内心的渴望；路，在斑驳的树影里；我，在幽静的小路上，看见另一个自己，且行且远，且行且珍惜。音乐中捕获那个最爱的旋律，舞蹈中挥洒那个最美的姿态。未曾拥有过，还在乎会失去什么。生若菊，恬静中掬一抹淡淡幽香熏陶肌体，飘逸中携一抹深黄抑或淡紫将心扉染成七彩色。凄凉的风，透骨的寒，我一路走来，一路开放。生若菊，不凋不败，妖冶如火，乐此不疲；即便枯萎，不盛不乱，姿态如烟，也要有丰肌清骨的傲然。



大坝梯田冬韵 摄影 赵国君

散文

## 对桌小罗

■鲍敏杰

小罗妹妹回单位上班了，我很失落。几天愉快的工作、玩乐之后，一下子又恢复寂寥、平静。想起我们相处的日子，仿佛如昨，却又遥远。

今年的2月14日，西方的情人节，我没收到鲜花和情人，却收获了一个可爱的办公室对桌，她就是小罗妹妹。同科室的天宇提前告诉我有一个胖丫头儿要来调训，之后，我就一直期待她的到来。工作28年有余，自己一个人一间办公室的时候居多，能够有一个对桌，那是我可遇不可求的事情。那天我到办公室，意外发现对桌放了东西，看来是调训的姑娘儿来了。后来，我听到隔壁办公室说话的声音，知道她在那里。过了一阵子，姑娘儿回来了，一进门，她就亲切地打招呼：“姐姐好！”我抬头看到一个胖乎乎、可爱的女孩儿，穿紫色衣服、合体大方，扎一束马尾辫，说话快言快语，一看就是性格开朗的姑娘儿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就开启了有对桌工作的美好时光。

小罗妹妹是乡政府的干事，调训时间三个月。第二天她配了办公室钥匙，开始了正式调训工作。她每天早来晚走，收拾办公室、烧水沏茶，什么活儿都抢着干。科室给她分配了专项日报表、整档案、复印材料等工作。她不懂就问，不会就学，工作入手的很快。工作之余，我们就随意聊天，慢慢的就熟悉起来，她的手机来电铃声设置的是她女儿稚嫩的声音“一闪一闪亮晶晶……”清脆可爱的声音，听起来很舒服。忙里偷闲，她和老公电话相互调侃娇嗔时候。我知道了她们的爱情故事、她的工作之路、帮助她和姐姐带孩子的父母、她高龄而任性的奶奶、还知道她最爱吃大馒头……她和我分享妈妈种的玉米和晒的咸菜疙瘩、小零食。她性格开朗，对人礼貌，见到领导和同事都主动打招呼，来我们办公室的人，她都主动打招呼，沏茶倒水，办公室慢慢热闹起来。每天见面，她亲亲唤我一声姐姐，我热烈回应一声妹妹，心底瞬间柔软的如一朵缓缓盛开的雪莲花。我工作中遇到表格、转换文件等电脑难题，她会耐心帮助我，很快能解我燃眉之急，我跟她学会了不少新知识。妹妹谦虚、乐观，说话幽默，笑声爽朗，有思想、有主见。有她在感觉日子一下子“活”了，一天下来时间过得很